

邦計部

曠敗

憲官部

公忠

威望

誣詭

引薦

剛正

貪污

褒賞

剛正二

選

任

振舉一

稱職

冊府元龜

已上三冊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

邦計部

曠敗

誣調

貪污

曠敗

夫均其民財制茲國用斯為重任必俟能臣苟才識之有愆則經費之不足若乃師徒待濟失饋運之期水旱為災乏防虞之備弗克蒞事皆謂曠官自拘司敗又何悔焉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

屈盡

也其勿切

當時任人賓客

儻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常較作

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

儻音子就切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陰太守發其事當時

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唐崇挺爲太常卿太宗將伐遼東令挺先運軍糧河北諸取州
挺節度挺歷職清頭無他材術徒以閑中舊望特見優寵性自
矜尚頗以教物致譏行至幽州但置酒高宴又不先儉河路遽
出庫物造船六百餘艘役召百姓真觀十八年秋運米自桑乾
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方知運漕雍塞及大徵夫役此
廣渠道挺既失支度方懷憂懼晝夜驅迫罄楚亂加官人百姓
莫不愁苦船米竟不得進便屬雪寒遂下米於臺側馳傳以聞
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尚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
言糧米未發甚無謂也會太宗遣使往挺所檢覆路渠使人迴
具陳其狀并言必欲十九年出師恐米無濟軍之理太宗大怒
令將作少匠李道欵代挺發使抵挺赴洛陽除名仍遣從軍

第五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祖
庸監鐵鑄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
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弊重貨輕
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
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通元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
價騰貴餓殍死士枕籍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爲琦变法
之弊封春日聞是年貶忠州長史

蘇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洲司戶參
軍

潘孟揚憲宗初權知戶部侍郎時既誅王叔文乃以杜佑專度
友事請孟陽爲副帝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仍加監鐵

轉運副使具察東南鎮師之理孟陽以氣豪權重所至唯務賞
宴奢縱每歷鎮府傾酒酒饌與婦女為夜飲奔走財賄補吏職
而已及歸大夫人望罷為大理卿

楊於陵為兵部侍郎判度友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為唐鄧供
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移牒度友於陵不為之苟供
闕如舊霞寓軍屢有催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友驥運不繼
憲宗怒貶於陵桂陽郡守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友會邊軍上訴衣物不時兼之朽故
宰臣惡其所為攝度友人吏付臺推訊彥威殊不介懷入司視
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後唐孔謙為租庸使莊宗同光三年秋兩河大水戶口流亡都

下供饋不充軍士之食謙曰於上東門外竚望輦轂計數旋給
諸軍各出怨言以至於亂明宗至洛陽及下詔暴謙罪惡削奪
官爵斬於都市籍沒其家

孟鵠明宗初為三司副使出為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典樞機
巧徵鵠為三司使鵠專掌邦賦操剽依違名譽頓減膏腴疾
求外任乃授許州節度使不周歲卒

晉賈玄珪少帝時為膳部員外郎開運三年左降秦州觀察友
使以監安州權稅不及舊數故也

誣調

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且聚斂之臣猶害於
政况其掌邦計之重蓄誣調之心或虛張名目多設鉤距或逞

其剛愎謀害俊又惟冀希於主意殊不恤於人言罔察夫涸民之力謂其有富國之術及夫公輔發其誕妄生民空於扞軸亦乃稔於譎詐安於柄用斯亦有國之臣害也

唐宇文融玄宗開元中爲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搜括逃戶使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肯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者歲終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身當戶口色役使時有勅給百姓一年復鋳即奏徵

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致輸納

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蠶然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款類於左右歲取之鉅

樞旨意歲進錢寶百億万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供云此是當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帝以爲鉅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

韓滉代宗時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戶黎幹奏畿縣多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渭南合劉滌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官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滌合帝覽而疑之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滌計皆伏罪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群議未息又出爲晉州刺史德宗即位滉爲鎮海軍節度使貞元二年尚書右丞元瑒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帝以滉素著威名加江

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而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病之乃於江東鹽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及誣奏之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於國有害能罷之帝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米一斗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運所費三百再豈至萬乎帝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友諸道轉運等使遂寔宿怒誣奏琇罪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

裴延齡德宗時為司農少卿貞元八年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多說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外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貯久負耗贖等庫及季庫納給諸色錢物帝皆從之且責款多張名目以惑帝視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惟虛費簿書人史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友京西有汗地旱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收目尋放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無別帝初信之言於宰相宰相對曰恐必無此帝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京兆戶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掌因奏對積貯錢帛以實帑歲帝曰若為可得錢物延齡奏

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缺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太半令一官可兼兩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官閑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歲後因對事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洛堂院殿一楹以來多之故似有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祇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帝驚曰本分錢者何也對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惟臣能知之惟禮經天下賦稅當為三分一分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奏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錢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鶻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廊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極簡儉所用外也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

盡據此而言庖厨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錢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楹帝曰經義如此人物心未曾言之顧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於近同州檢得一松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帝曰人云開元天寶中側近求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皆須於嵐勝等州採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覽材實物皆處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現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十年陸贄秉政帝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帝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帝不悅是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戶李元用農卿李銘以事相聞皆證延齡矯妄帝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元用銘悉罷職

左遷一十年春暮帝數坡于苑中時久旱人心憂惴延齡遽上
疏言贄等失權怨望今專太言於家曰天下災旱人庶流已度
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帝又幸慈中適會神
策軍人訴度艾欠厩馬芻草帝思延齡言即時迴駕因發怒遂
斥逐贄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朝中正直之士
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上疏國諫事遂且止陸贄等銜貶黜
延齡憾怒未已萬掩補充腹心吏張忠携掠捶楚令爲之辭云
充前後隱沒官錢五十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贄充
妻常於車檐中將金寶繒常遺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
示之辭具於款占忠母及妻等散於光順門甌使進狀訴寃詔
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寔狀事皆虛妄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
用錢穀請令比部郎中崔元翰覆勾元翰常爲陸贄所黜也及
比部奏京兆府穀帛義無交加二年三月加戶部尚書依前判
度支是歲諸道鹽鐵轉運使王緯奏度夫所奏諸道州府欠諸
色錢四百餘萬貫臣檢勘各得州府報具有破除及申送處先
是延齡奏此錢爲羨餘請進奉別收貯以圖恩寵至此緯以寔
奏之延齡大怒始與緯有隙是時穆贄爲御史中丞延齡屬吏
有贓犯贄鞠理丞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贄三執不許以款間延
齡誣贄不平貶饒州別駕延齡既饒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爲功
每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
亦人之所未嘗聞帝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問
外事故斷意用之

杜亞貞元中爲東都留守既染風疾又希恩寵乃奏請開苑內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腆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墾食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牧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穀粟悉將還軍家畧尽更无可輸稅及克糧食由是大致沆散及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比亦規求無領河南尹事既不果德宗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

蘇弁代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友貞元十三年三月弁奏請道州府各遭旱損其諸州府有貞元八年已前見貯米麥斛斗三百八十萬石請各委州府借貸今秋成熟後依本數却納可之與議以其米麥等多散在百姓間歲月久已人戶流亡无從徵得弁此奏但爲虛妄耳

李實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真元二十年春夏早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又對德宗問人疾苦實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且租稅皆覓人窮無告乃有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者皇甫鏗憲宗元和未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時內出滯貨付度支估賣多陳朽之物鏗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穀繒絲觸之而化随手散壞軍士怨皆聚而焚之宰臣裴度与鏗延英奏事度因盛言軍邊軍所得衣賜皆積年敗物可視不可觸

軍士咸怨縛目引其足曰此靴乃內庫出賣者臣以俸錢百千買之監心可以久服所言不任用皆詐也帝然之由是益無所憚

賀拔志穆宗時爲度支水邊營田使長慶四年六月丁亥振武軍節度使奏志以刃自割不死志前奏營田數過實將圖功效及命主客郎中自行簡覆驗志不勝其懼遂歎自殺

張平叔爲鴻臚卿判度支長慶二年因延英對迴詣相府云而奉恩旨除戶部侍郎職如舊間二日詔方下初幽鎮行營諸軍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藉兵數徵計司所給自南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粟往往不至供軍院遽爲諸軍強見驅奪懸死前闕者反無以支給其

饋餉主使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之遂以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麗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頭級人皆罪之

王播敬宗時爲淮南節度使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歛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

貪汚

詩云貪人敗類傳云貪以敗官爲墨蓋貪而不敗者未始有也夫小人縱欲弃義貪冒崇侈心甚丘壑莫之盈厭語利於市猶爲不可况夫總管推之任舉飛漕之職內度經費外調輿賦罔能避白圭之玷全素絲之潔惟以取舍由己奢僭是蓄雪下以

刑傾衆以勢侵盜于國誅求于民聚歛積寶不知紀極以至苞苴盈門簞簞不飾羅罪罟伏歐力而不悔焉何徇財瀆貨之至是也

漢田延年爲大司農先是茂陵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財

炭葦諸下里物

死者歸萬里塋也故曰下里又曰以數千萬錢爲本而貯此物

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

方上事壙中也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惑務收方上不詳

器物莫有疾用款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

人士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

儻

一乘爲一兩儻謂貸之與願直也

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

簿詐增儻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

丞相府丞相議延年王守盜三千萬不道及使者召延年諸廷

尉聞鼓声自刎死

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唐吳裴代宗時爲丹水轉運使襄王府司馬大曆二年爲判官

大理司直殷釗瑄並坐贓配流頽外裴等以戚屬得入中禁妾

陳利害督錢穀之務貪冒貨賄更相糾譖訊及鞫奸贓悉露帝

深惡之

崔渙爲御史大夫稅地青苗錢使渙給百官俸物不平皇城副

番守張清發之代宗詔尚書左丞蔣渙等訊鞫數曰渙及判官

等贓狀聞貶渙爲道州刺史判官出削有差初渙爲屬吏希中

以下佑爲使料上佑爲百官料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乃坐是

貶

鄭浪德中時爲度支山南東道巡院真元四年玖月坐乾沒財

物徵擾平人質其妻女穢黷士類醜跡姦情在法殊死宜今所
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徐繁貞元中爲御史中丞主楊子院監鐵轉運繁既不理且以
賄聞判度支使竇參欲代之副使班宏執不可戶部侍郎張滂
至楊州按繁建僕妻子姪得贓鉅萬及徒嶺表

裴延齡貞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既病多載運度支官庫中
錢物歸私第無人敢言

李琦貞元中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鹽鐵漕輓之利
積於錡之私室而國計日耗

于臯憲宗時爲行營糧料使元和六年五月坐犯諸色贓計
錢四千二百貫并前糧料使董谿犯諸色贓計四千三百貫文

於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內抽充羨餘公廨諸色給用計錢四
萬一千三百貫勅于臯董谿等項以山東與師饋運務重朕
召於內殿委以使職誠厲激揚非不誠切亦謂盡力成務威私
奉公而乃肆意貪求曾無忌憚擅請時服乾沒軍資負恩敗法
一至於此據其罪狀合寘極刑以其當列班行皆承門序引以
好生之澤免其誅死之臯是俾授荒期於勿齒臯蕃除名配流
奏州董谿除名配流封州其判官崔元受常站薛巽王湘等並
貶嶺外臯蕃谿行至潭州並專遣中使賜死

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問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脩反典史等
計贓二千萬貫并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處死

權長孺爲鹽鐵福建院官元和四年十七月坐贓一萬三百餘

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永哀於宰相崔群國對言之憲宗怒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長流康州

張宗本穆宗時爲山劔三川權鹽使長慶元年坐盜用東川院及諸鹽院耗剝錢共一萬五百餘貫推按明驗前勅決痛杖一頓處死會逼降誕日宗本子贄進狀請代父命帝因貸死決杖八十配流雷州

羅立言敬宗時爲鹽鐵河陰留後檢校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寶曆二年七月坐和糶米價不實計入已贓一萬九千三

百貫制削兼侍御史

立言贓狀狼籍不死爲幸而所責立於削去冗扶執事者悔易與法亦亡甚矣

韓益文宗時爲金部員外郎判度友案開成元年十月貶梧州司戶參軍益初爲度支推逃官累至員外郎判案子弟僮僕與人吏交通御史鞠訊計贓三千餘貫半是擬贓及前爲推巡特所犯帝問御史中丞歸融曰韓益所犯與去年盧元中姚康孰甚融對曰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韓益乃職受人事比之殊輕遂有是貶

梁趙巖爲祖庸使天下貨賂半入其門奢侈不法自古無比每日之費破錢數萬餼商販其徒如市天下良田美宅可有千計後唐尹玉羽明宗時爲解縣權鹽使遷光祿大夫天成三年五月爲人所訟使過官錢按之不虛且令徵納填贓終足自舉欲就通班勅旨停見任

周護末帝時爲戶部郎中鹽充鐵判官大通賄賂輒無避忌掌計者目之無如之何清泰之政隳焉

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爲三司副使阿附人吏滯於剖斷有王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朝廷之間多有受其媚爲之左右者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爲解縣推鹽使數年敗負下獄景遇募引數十人而遇以受賂聞

周李知損仕晉爲右司郎中充度支判官坐受推鹽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十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一

憲官部

總序

古之王者建邦立制設都鄙官府之治分班爵品職之序創刑典以詰暴慢脩禮範而別嚴威百職並分萬邦承式乃設糾督之任以專察舉之事刺檢亮慝抨正違繆然後內外之政允釐姦宄之萌自塞者矣天官經星太微南蕃中二星問曰端門西曰執法御史大夫之象所以舉刺不法者也三五之世官簿散逸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之制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合以贊冢掌并掌王之贊書非糾舉之任而天官小宰掌邦建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康成以

為漢御史中丞之職又有柱下史光時掌為之戰國有執史執

法之官御史掌記事執法若糾彈之任秦趙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事淳于髡謂齊

史王曰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即其事也秦置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其

一御史丞其一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判

史領侍御史負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中丞亦謂及有

監御史掌監都漢因秦制叔孫通定議有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是也武帝時侍御

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不常置元狩五年置丞相司

直常佐丞相舉不法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持節中都宮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捕三河常農亦皆糾

察之職周禮秋官有司四翟之隸也其名與漢同命所職異元帝初元四年

去司隸節成帝亢延四年省其官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比丞相至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故事選都守相高第

哀帝初復置司隸無校尉之名屬大司空比司置建平二年復

以大司空為御史大夫其任無改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而御

史中丞常為憲臺之率謝靈運晉書載漢御史為憲臺又有諸吏為加官亦得

漢遵用西京之制唯諸吏之職無聞焉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光武中元元

年連巡太山以張純為御史大夫御封禪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掌選明法律者為

之凡天下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恭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李

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諾讞時帝奔宣室齊居而決事令侍御

史三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後目別置與符節即其平廷尉

奏罪當其輕重又有蘭臺令史掌書刻奏建武中復置司隸校尉領一

州恭質漢儀曰職任與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門中道稱使者毋會後到先去之也

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反眾別事駕從事校尉行部即奉引錄眾

事部曹從事主財谷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及所部京兆尹主馮瑀石捧風河南常農河內河東凡七郡郡各從事一人主督促假佐二十五人主簿錄閣下事首文書門亭

文書蔡舉非法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令簿曹書佐主簿至其餘都官書佐其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人

一各主一部文而侍御史二漢所掌凡五曹一日令曹掌律令書以郎史補

三日洪曹掌齊祀四日馬曹戲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復置掌既焉五日乘典掌護駕

御史大夫以鄙慮魏文帝黃初二年又以御史大夫為司空魏

以前御史大夫皆三公之職非事主於風憲而中丞常改中丞主憲臺彈糾不法令并叙者蓋詳述御史之至爾也

為宮正後皆復舊名侍御史置八人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刻治

侍御史但吳亦有御史大夫孫休永安元年命後又置左右御掌律令

史大夫五年以廷尉丁家光晉初罷大夫曰漢制以中丞為臺

主置治書侍御史負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

一人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秋與中侍御史九員人所

掌有十三曹吏曹謀曹符節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又

置殿中侍御史四人魏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而隸校尉之官

歷魏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曹從事諸曹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

猛從事等負凡吏一又有尚書左丞主臺內禁令亦為彈糾之

任漢武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有四丞後漢又有禁防御史晉

官品有職亦後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大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

二員江左省殿中侍御史二人侍御史所曹曹省課弟曹置事

闊逢諸葛言間者何久闊不相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翟

萬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門舉奏免兩司隸旬徧也滿也旬歲徧

月朝廷由是憚之

後漢鮑永光武建五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威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
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
手以避爲二鮑其見憚如此

憚

宣秉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竒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竒細
單也以喻煩

雜也

陳忠爲隸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
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桓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都畏憚爲之語曰
行行且正避驄馬御史

應奉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

樊隼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

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爲百僚所敬

馬嚴爲御史丞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案舉無所迴避百僚
憚之

趙謙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
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

魏徐邈爲司校尉百寮敬憚之

鮑勣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晉何晉魏世爲司隸校尉時校也戶模憑寵作威曾奏劾之朝

迂穢馬時人敬憚之

傅玄為隸校司尉每月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但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傅咸為司隸校奏免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石鑿為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

顧和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劉毅為司隸都官從事後為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授授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周處為御史中丞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李齊為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

崔洪為御史治書奏免散騎常侍翟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

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温嶠為司隸都官從事時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歛嶠舉奏之京都振肅

卞壹為御史中丞忠於奉上權貴屏跡

鍾雅為御史丞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

嗣譙王恬為御史大夫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宋王准之初為宋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之

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憚之

袁顛字景章陳郡人初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虛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顛

之意顛逢首綬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蒞職勁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
之

蕭惠開拜御史中丞在任百僚畏憚之

蔡廓為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

王鎮之為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僚憚之

南齊袁昂為御史中丞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彈中書令謝朓等及諸群二千石并

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

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陸泉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在臺稱不畏強禦

劉洽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張緬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

孔休源為御史中丞正色繩無所迴避百僚莫不憚之

劉潛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陳孔奐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

袁憲為御史中丞朝野皆嚴憚焉

褚介為御史中丞甚為直繩之稱

後魏李暹御史中尉虓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
氣

元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尉京師肅然每向臺常駕赤牛
時人號赤牛中尉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鎮將萬貳望風逃走

王顛為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僚爾然

北齊趙群王深初仕魏為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近
爾然

竇泰為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百僚畏懼

崔暹為御史中丞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
兩人幫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拜行便辭退
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
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階送之旬月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暹
於道前驅為赤捧所擊文襄回馬避之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

冊府元龜卷之百十一

憲官部

公忠

引薦

褒賞

公忠

士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茲矣乃有典司邦
憲表式朝右厲冰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色不回讜言無隱竭
誠於顛越之際獻規於疑貳之始或明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冤
訟以至逢危殞命抱義立節千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
其人者也

後漢种嵩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
勅之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傅高褒不知所

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蒿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
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又開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遷夜走
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大陽縣屬建安二年追
前封功務亭侯

晉劉徽為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為皇后成都王以討玄
之為名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
初河間王顥矯詔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王徽與
尚書僕射荀潘河尹周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
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

遷幸舊京廓然衆度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

銜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
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官省百姓誼
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
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
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不然行書猥至罪不值幸人心
一債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
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奉
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
陛下更深與天幸參詳勿令遠近疑感取謗天下顥見表大怒
乃遣陳顏呂郎東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先帝還洛迎后復位

初羊后反官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珣拱初為監察御史則天使珣按韓魯諸王獄珣奏據狀
無徵則天召見詢問珣執奏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宮
則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放河西監軍神龍中珣為右
御史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為得罪
者所引珣因辨折事狀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所多原免
擢珣為戶部尚書

蕭至忠為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兵誅武三
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御史冉祖雍李
愷共誣構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言與太子連謀舉兵請
收制獄因此欵加凶惡帝召至忠令鞠其狀至忠泣而奏曰陛

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
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
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
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誠天下
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構虛帝既與相王公主素相友愛
深納至忠之言至忠自此又彌如保護由是公主獲安
蘆奕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郡與留
守李愷誓無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與愷同見
害

趙洵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火發處
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洵周歷孺圍按

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遣大如致也推鞠明審頌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洎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洎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洎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快嘗執轡會帝馬驚跳奔慎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故對曰馬奔蹏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嘉歎母已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陀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侯館詔授緯御史大夫

時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

盤屋上張流切並為亂兵所剽匹似切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

論事蕭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

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

史請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音飛奔迫而咫尺天

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

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

但盤屋剝剝之餘巧食不給今若首塗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

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

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

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

忝憲闡不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呂符
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逸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今騎士授緯
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
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總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鷄攻散
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試廣其薦善况夫
總司彛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舉類之義審擇儒雅
博衍雋良薦於朝廷縻以組綬其或忠讜之士邪佞所仇文致
厥辜淪陷非辟而能表薦其行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
又以道刈是之詩斯作沉僚之歎因興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

於龜紫固可以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湯湯數稱
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舉侍御史擢太中大
夫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
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何切聞谷永有茂材除補屬舉
為太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郎文學名特立剛直
禹除為屬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鄒興同寓隴台乃薦之曰竊見河

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微為太中大夫

樊準為御史中丞時龐參坐法輪作若盧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鷄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而之難者選用得也伏臣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竒偉尚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徵法輪作經時今羗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督三輔諸軍屯

應奉為司隸校尉時河南尹李膺歆奏牟元群臧罪元羣賂官堅膺反坐輔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司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蒞以群賢良惠王締其照乘之珠齊威王菴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李孫行父親逆君命遂出召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訐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切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出

并遺受度遼今三垂蠢動王膂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故
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後魏元正為御史中尉高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正正大喜曰
吾久知其人適召之遂引為御史又以內行長山偉兼侍御史
入臺五日便過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淑為羽林隊主擢直
長於殿門偉即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

李暉為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鄺道元秉法清勤引為治書
御史

高道穆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
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宗世良等四十人

北齊崔暹東魏孝靜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朱欽

道李愔崔瞻麴稽暉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世史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宗中為河南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
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書嘉貞奏曰
以臣草莽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
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
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高行直
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
代宗帝已踈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常委腹心於栖筠亦嘗薦廷
之帝曰郢方為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

自採拔豈使為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廉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

常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岳鄂從事部有邑長下使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貞伯問之薦侍御史

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重貞退者時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櫟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

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分交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與大慙因彌之於人不數日夷問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獎拔於十萬人中哉荅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常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慶誨兼侍御史知雜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例以中臺郎一稽參其事以重風憲如慶誨族清胃貴能博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二以佐已綱以爾慶誨當居

內廷草具密旨自以疾去于金惜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己予為有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脩職業所報非一

後唐蕭頊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夫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網紀所屬委賴尤重而能方嚴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違繆无所畏避摧伏豪橫未嘗寬假倨倨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于位繇是推懋賞之典加翼數之寵申之以賜予賁之以采章形於詔獎以旆貌敦備以聳其氣尉勉以成其名故首公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以思自效摩厲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之

漢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今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迂司隸校尉秉性節納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悵惟什物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軍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啟戟

鮑永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朝廷蕭然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抗直不避彊禦帝常

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子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恠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義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筥封尚書令重封

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恠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

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熹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劾中山王睦等各占官三更稻田

詔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

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

申劾群察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為二代司隸朝

野稱之

傳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肯懇切武帝不聽勅

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推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

元康四年卒官時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

謚曰貞

劉敞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等十餘人

朝廷嘉之遂即貞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如

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降之入為侍中孝武詔曰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 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江濤在齊為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濤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張緬為御史中丞君憲司推繩無所顧望魏為勁直高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袁憲為御史中丞顧羽林監常倍讌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徒席山亭談宴終日常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彊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羨之

元正為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於忠決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訐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欲獎安之進魏安南將解軍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泣以訐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之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崔暹仕尉為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神武
帝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暴莫肯糾
劾中尉尽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群公奉法衡鋒陷
陣代其人有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
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
馬驚走神武為擁之而緩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
朝貴收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
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
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
段乞迴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謝暹曰此自陛下風
化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獎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

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
威名盛內外莫不羨服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直甚為百僚之所敬憚
文帝嘉其倬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
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親事因謂或曰無改尔心
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
重如此

游元大業中為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素獄數
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幸其第視疾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威太宗以為能謂玄房齡

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為御史大夫羣僚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勲臣管崇嗣失禮肅宗時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垣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勅貢獻憲宗召垣對慰之

裴度為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求襲父任憲宗徵師伐判詔度巡營壘勞士卒度討其險易密陳攻取之策帝深然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為御史中丞入閣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

後唐許光宣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絹五十疋銀器一事

劉贇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日副祚中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群臣先勅抄錄六典法書分萬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

史臺官員等或同功催驅或逸專勸請校前王之舊制市當代之明規宜有獎勵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贇近別除官今加僭爵宜從別勅處分呂琦姚遐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千遼李壽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役王曉並賜緋魚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二

憲官部

選任

稱職

威望

選任

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策以宣導風化小則正百官
綱紀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尤重至於選用必舉
賢才乃有肩謇諤之稱彰才識之譽持法平允敷奏詳明端慎
克成其官政倖直不畏於權幸然乃執我公憲助茲朝治使豪
戚歛手姦邪屏跡允所謂邦之司直者焉為官擇人於斯為善

矣

漢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

諸葛豐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
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

晉高光字宣茂陳番閩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以習家業明
練刑理為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因以光歷世
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

庾峻為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
稱允

侯使光為城門校尉武帝泰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

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以伸其司直之才也

陳壽為長廣太守不統杜預為鎮南入辭口啓陳壽才史通博宜補黃散也武帝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惟在聖詔即手詔用之

傅咸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詞旨懇切惠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權使攝職

李臣為石李龍殿中侍御史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李龍患之擢臣為御史中丞時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李龍曰我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宋蕭惠開為御史中丞孝武與劉考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莫當稱職但一徃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大明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震朕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張綰為中軍宣城王長史從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宿旨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世周閔蔡郭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迂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

後魏溫子昇文章清婉孝明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康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等二十四人為高第大被引決康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輒者皆子昇逐退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

委焉

北齊崔暹為御史部郎文襄用暹為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李廣魏末時中尉崔暹選御史皆是世謂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

後周李旭為黃門侍郎太祖嘗謂旭曰卿祖昔在中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旭為御史中尉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之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清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張行成太宗貞觀初累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帝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皆因媒介右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王至愔為汴州刺史大極元年睿宗以志愔有政聲召兼御史中丞

李栖筠為蘇州刺史大曆六年栖筠自蘇州入觀敷奏詳明不事權貴代宗嘉其忠讜留掌邦憲特出內制授御史大夫以寵之

穆贇為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材擢為御史中丞

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役太廣存誠以為費姦此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侵肆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聞甚悅命

中使嘉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
關帝思存誠前劾謂宰臣曰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為御史中
丞

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而授御史中丞翌
日制下帝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
之歎曰宋中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
覃曰僧孺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鳶鳳與鷹
隼事異帝入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
四絕問晦居晦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
擢為中丞

漢邊蔚天福十二年為御史中丞時高祖幸東京以將整朝儀
務求能者至是有斯命焉

稱職

禮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故上無虛授必擇
於髦俊下無苟得先效於智能然後官事允釐王命無廢者矣
乃有居憲簡之任當紀綱之重勤勞於位惕厲在公或獻言以
盡規或持法而惟允或申明事典或糾正邪慝藹然風望動於
朝倫斯乃任能服官使人以器者之謂也

漢薛宣以明習文法成帝初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
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

元元躬有日亥之勞而亡佚豫之樂

問書士逸之篇稱文王文德曰至于日中亥弗皇暇

食宣引此言也亥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允信也中行仲切中然而嘉氣

尚凝陰陽不和凝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全化獨不洽者也臣竊

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錯各以其

意多與郡縣事錯置也音千故切與讀曰豫豫于也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追促亦內相劾

沉至衆庶是故卿黨關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

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勞即到切來音即代切夫人道不通

則陰陽否隔否閉也音鄙切否與隔和氣不與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詩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也鄙詩曰苛政不親煩

苦傷恩方刺史奏時事特宜明申勅申束也約束也謂使昭然知本朝

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惟明王察焉帝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

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名所貶退稱進曰墨分明稱舉也白墨猶言稱

濁也錄名

後漢宣乘為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焚淮字幼陵為御

史中丞舉正非法

鮑昱為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

馬嚴為御史中丞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案舉無所迴避

晉庾峻為御史時長安大獄久不決峻斷之朝野稱當

劉敞五為司隸允協物請

博玄為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

簪帶躡踊不

寐坐而待旦

石鑿為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嗣譙王恬為御史中丞有幹局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鄭鮮之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

荀伯子為御史中丞位職勤恪有匪躬之稱殷冲為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

梁樂藹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褚球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在憲司甚稱

劉瓚為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臧有為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甚稱之

陳完元饒為御史中丞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

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

褚玠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其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網維畧舉而編次未訖

孔奐為御史中丞善持禮多所糾劾

後漢高道穆為御史在公有能名

王顯為御史中尉糾折庶獄究其姦回

北齊司馬子端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

隋梁毗為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徐有功為左臺侍御史則天時褒異之特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

唐唐臨太宗時為侍御史在官簡肅甚為時所稱

齊瀚弱冠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特以為稱職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於官政略無承稟隱
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聽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
貶黜者過半羣察側目玄宗嘗謂曰卿為大夫海內咸云稱職
梁副朕所委也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特翕然謂紀綱復振
及遷御史大夫風彩益峻未踰月遷門下侍郎平事章

王播為工部郎中知雜事整持臺憲頗有能稱

崔植為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紀綱

威望

夫案章糾劾督察中外繩愆繆而振綱紀者御史之任也由漢
以來頗重其選乃有懷剛毅之節履中正之道厲厥絳氣申其
搏擊不畏強禦無憚權右靡阿貴戚深嫉佞倖以抨彈為任挺
譽直之風臺憲以之脩明姦邪為之驚畏此詩所謂邦之司直
者欵至或洞達治躰善舉官業罔事苛細弗為繳察中立而不
撓率職而敢行譽望著於朝右威稜振於輩彀布之謠誦隆乎
任遇茲豈惟風采之可尚固亦器識之不羣者哉

漢嚴延年為侍御史宣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奏雖寢然朝
廷肅然敬之

鄭賓明法律為御史名公直

蓋寬饒宣帝特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

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峻刻故公卿貴戚及郡國

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惧莫敢犯禁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反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

鮑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

白墨分明由是知名

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奉事課弟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

皆敬彈之

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河

道避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聽顧望號為勁直

江革為御史中丞在職彈奏權貴一無所避

劉潛為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曲也奏可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徵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臣幸得奉使以督營公卿以下萬識都相也今丞相宣薛宣也請遣

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者也

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順之理諄乘也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

姦戚素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印書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

可之大者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禍作威願下守賴特進列侯乃出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

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徒合捕

後漢鮑永建武中為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

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劔手以避二鮑

何敞為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邳壽譏刺竇等辭官甚切憲

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敬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
四門開四聽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諫之旗聽敢敬謠於
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追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
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邳壽坐于臺上與諸尚書論
繫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
以為壽機密近臣正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
立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公爭可否雖唐虞之降
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賤人情細過
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賤傷和氣
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
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雖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奉朝行
非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敬謬豫機密
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什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

宋意為隸校尉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
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勢
放縱意隨違舉無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周紆初為洛陽令部吏正鄒亭長霍延遮止拔劔肆詈皇后弟
竇篤坐免後為御史中丞又坐免竇氏貴盛秉兄弟秉睚眦
宿怒無不僵仆等篤以紆公正而怒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
年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戾壤猶尚在朝紆疾之復
乃上疏曰臣聞歲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秦夏陽戾壞
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經術而妄構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
忽天威侮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知當伏誅戮
而主者當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
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且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
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不鮮莫夫之惑會壞歸國

華松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松奏馬
氏三戾羣豪斂手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言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

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偽不避豪戚以嚴厲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傳馬石大尉劉熹

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時中常侍

張防持用權勢每請託受賂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

憤乃自繫廷尉奏書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日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

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震之跡

震為樊豐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

訴帝詡坐論轉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孝四獄獄吏勸

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

詡子顛與

餘人候中常侍高梵申訴言在狀梵入言之即日赦出詡

李膺桓帝時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

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惧罪逃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

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侯有
罪雖曰宥之有司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
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惧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成
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昂鑊始生之
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
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韓演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陪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
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惟稱皆自殺演又奏
中常侍其瑗兄沛相恭咸罪微旨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

印瑗詔貶為都鄉侯

袁紹為司隸校尉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

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卓也獻帝似可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

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
安卓案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
敢不從紹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於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
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魏王觀字偉臺明帝幸許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
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吳徐愿為御史性忠壯好直言

晉何曾魏世為司隸校尉撫軍校書尹莫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惡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今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

劉毅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時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武帝咸寧初為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云

太子朝鼓吹時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諸赦之然後得入帝帝因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喪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

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呂等不莫變也
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呂喜之慶不亦宜乎時景皇后
從父弟羊琇為中護軍琇輒乘羊車毅糾劾其罪琇典禁兵放
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毅劾之應至重刑武以舊恩直免官而
已

劉暉為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
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謂彰曰君何敢恃寵劾作
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吾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
解什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
後燕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喜之遂以即真
崔洪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

欵以爵傳之恢父絡服關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痞不能也淑
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崔嬰薦恢高行邁俗俟
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士糞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
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冠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
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傳
玄為司隸校尉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直日暮
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劉喬為御史丞齊王固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
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荀晞免喬官
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奏徑虜將軍石
案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杜錫為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距之秀雖啣之憚其名高不敢害

江續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顛專政夜開六門續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齋亦曰元顛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顛聞而謂衆曰江續車齋聞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續卒朝野悼之

司馬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也中掌吹警南恬奏歎曰一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悼之

宋荀伯子為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其直言切

鄭鮮之仕晉為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軀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聽鮮之尽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兵沮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賤遂盜發密事依法乘市奏報聞行形而毅以道盛身有疾爵輒復停宥案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

傅隆為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南齊王思遠明帝輔政為御史中丞時臨海太守沈昭畧賊私思遠依事劾奏帝

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案思知故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親為正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倅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賊汗數百杲奏牧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有事託杲杲不荅高祖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人帝曰卿識睦之不杲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帝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以嘗公事彈稷稷因時晏訖高祖曰是杲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親稱不畏強禦

到洽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親為勁直

張綰在為御史中丞加通

直散時常侍綰再為憲司糾彈無所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二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三

憲官部

剛正一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請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憲之任
抨彈收屬所以按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奮揚望威而能
雅志公亮峻節夙厲舉道直道無所屬撓善善惡不吐不茹使
邪臣知懼懦夫有立須復逆忤貴倖構聚怨隙被以巧詆陷於
申文亦無憚焉斯古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
宣帝宣帝推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王主無人成禮道奏
雖寢然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特侍中許章以外屬貴
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
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
豐追之章因得入公門自歸上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
不足以服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
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數衰暮常
恐足溝填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素恐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嘗願捐一旦之命不待特而斷姦臣之首
縣於都市編書其罪編諸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
就斧越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俠節死義之臣率合取容阿黨相為
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爽
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臣欽等若且堯史不載姓賜臣豐書曰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額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
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
裁警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許伯皇太子外
祖也入弟者治弟丞軍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
新成始入畫之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言白尊梳無所屈也許伯自酌曰蓋君

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洋也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衆為沐猴與狗鬪沐猴稱侯坐皆大笑寬饒不說

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美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歷也唯謹慎為德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

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

伯為謝良久帝乃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大夫迁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

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欲以當熊事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

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伍

使察我馮氏及事明白故欲擿缺以揚我惡擿缺謂挑發之也我當坐

之帝乃順旨下寶獄尚書牒謝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

迁敦煌魚澤悵侯大司馬傳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帝為言太

后出寶復官

鄭兵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禹也名公直

涓勳為司隸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北之縣也商彼縣長

進士捕而長取其母與假猪連擊都亭下以梁辱之商兄弟會賓客

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

掾史與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父義渠長本狀之遣曹置

外左庫內又有檢校御史孝武本元中以吳焜為之亦蘭臺之職司隸校尉自元

帝度江即罷其官其職即揚州刺史宋因晋制置御史丞一人掌奏劾

不法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上侍御史十人文帝元嘉中省

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考武大明中復置前廢帝景和元年又省順帝初省營軍併水曹省以中曹併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而殿中侍御史遂廢齊氏因之梁國初建又置大夫天

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

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舉亦得奏之

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其侍御史負九人復置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

衛內事陳氏因之元魏之盛建號北土置御史中尉乃中丞之

職又有置書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北齊御史臺置中尉

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校檢御史十

二人錄事四人自梁歷後魏至北齊御史臺或謂之為南臺後周六官之建改中丞

為司憲中大夫御史臺為司憲屬秋官府置司憲上士二人中

士人數下士八人隋革周制復置御史臺避諱改中丞為大夫

置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各十二人錄事二人煬帝大業三年置主簿書二人掌印及受

事發辰勾檢稽矣漢張臣為大夫置孫室為主簿後無問焉唐因隋制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各置四人監察御史置八人貞觀二十二年加殿中監

察各二人高宗初避諱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

改御史臺為憲臺大夫為大司憲中丞為司憲大夫咸淳元年

復舊光宅元年改置左右肅以臺左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

旅右臺案察京師外文武官僚各置大夫中丞一人侍御史殿

中監察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畧同御史尋廢中宗神龍元年改為左右御

史臺睿宗景雲三年廢右臺明皇光天二年復置右臺停諸道

按察使其年又置諸道按察使罷右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日風俗秋日無察

以蔡州縣載初以後奉勅開元之制中丞加一人侍御史置四
乃巡每年不出使

人主簿一人錄事二人令史十五人書令史二十五人亭長六

人掌固十二人殿中侍御史置六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人監

察御史置十人史三十四人侍御史年深者人一判臺事知公

事監奏達糾察推理廳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儀式郊裕

巡省檢察彈糾兩京城內分知左右巡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察

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及監嶺南黔府遷補監決囚徒

忘齊行香分察尚書六司知太府司農出納監察監議館驛使

本司直門領頌而付御史六職其三司理匪則與給事中又有

中書舍人更宜朝堂受表臺中唯四職推彈解雜而已

內供奉裏行裏使推官之名貞觀未置監察御史裏行始太宗

名中丞亦旧有裏行一人武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以三員

為定其殿中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盜庫聖歷中加中丞內供奉

一人尋長省安二年始置侍御史內供奉不得過正員之數先

天中復增御史中丞內供奉一人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中丞

為京畿採訪處置使自是不改乃古司隸之任其後知雜御史

多以省官兼之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元為定開元初又置侍御

史裏使殿中裏使等官裏行同魚員數尋罷連中三年又置推

官二人與本推御史同推覆與元元年罷推官以殿中第一同

知東推第二同知西推其後遂有四推尚書左右丞掌糾舉憲

之名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

章御史糾劾不當者兼得彈奏亦憲官之任也東都留司置御

史臺中丞侍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

大歷後多以留臺中丞兼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元和後且以

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屆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

不當五代憲臺之制皆因舊典而員多不備其事推且以御史

備馬初罷省郎知雜但委年深御稽夫虞風憲之任當繩糾之職乘

駝簪象車服之異等霜簡白筆職業之尤重所以振肅內外提

正綱紀故其選任之際必加精擇其有克揚雋望以著乎威稜

內蘊剛志允既乎正直典章之廢墜務於脩舉臣工之頗辟行

於案劾居官有塞職之舉事上頭尽忠之節斯皆無忝厥位休

有烈光至乃以殘霍為事唯阿曲是圖帝誦以合上之旨矯誣以致人之罪以至不稱其服彰於外議罔慎所履蒙於朝譴斯固歸於為惡自貽乎伊戚其或善行昭著時膺寵賞察察參佐形於論拔者亦皆類而次之凡憲部十有五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四

憲官部

剛正第二

後魏高謚獻文時為治事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迴避甚見稱賞

李彪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乎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孝文詔褒美之

王頭為御史中尉多所憚劾百僚肅然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頊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狀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勃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頊嘿然佗曰又謂固曰作大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使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之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頊大不悅以此啣固又有人間於頊顯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

山偉為內行長孝明初御史中丞元正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為羽林隊主過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

綦雋為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頊度相逢頊度恃寵貴排雋

騶列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

封回孝明時為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

崔亮為御史中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勅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欽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欽出帝曰廣平庶疎向來大醉卿知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鄴道元為御史中丞道素元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立帝忿与卧起及選門宦多由於忿匿於悅弟還其家道元收忿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書其命因

以勅悅

高恭之宗道穆御史中尉元正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
臺中事物多為正所顧穆道間曾進說於正曰古人有言罰一
入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
知法正深然之後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
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
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
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
穆免官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時僕射爾朱世隆當
朝權盛因而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又云恭之為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外象

直絕內參機密諫
爭極言無所顧彈

北齊趙郡王琛魏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
近肅然

司馬子瑞為御史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

後周王誼閔帝特為主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
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
惧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迂御史正大夫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文帝嘉其婢直謂或
曰大丈夫當直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右僕射
楊素當途頭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掌以少詭勅送南臺素恃
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陛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

治公之罪素據下或據素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啣之或時方為帝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梁毗煬帝即位為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松後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一日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房彥讓煬帝世徵為司隸刺史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彈射當之者曾無怒言司隸別駕劉炆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彈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元禮長揖有職嘉之炆不敢為恨

游元大業中為朝請大夫兼侍御史宇文述九軍敗績帝命元案其微述時貴婢其子士及又尚陽公主勢傾朝廷遺家倍田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佗日數述曰公任屬親腹賢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子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李德饒大業中為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陸知命初為普寧鎮守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拜治書侍御史倨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類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慄

唐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武德九年十月民部尚書裴矩奏突厥踐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於天下唯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有大小各須在濟給物雷同豈公恩之至也伏伽進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

欵苟鈞厯名用心若是乞當期窮鞫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為率貧人賴焉

柳範為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階下猶不能諫止畋臘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臨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常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比以小事不足介意今日以後為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位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常失色而退

李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執私後門大太宗欵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知非陛下獨有也仁執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乎足臣忝憲司不奉敢到太宗意解仁執竟免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

上義方高宗朝御史以彈李義府貶為萊州司戶參軍義上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手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義府大怒義方至萊州又為義府中傷竟坐免官

正本立為侍御史乾封中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者

我轡辭而上馬本立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

魏真宰為監察御史深為高宗所委信掌從容問曰外間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對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帝曰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代英傑時人以為臯陶稷禹之流而使不免貧賤死於草澤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也帝曰我適欲用義方為禘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尽矣謂專對其狀詞辨縱橫音旨郎暢高宗深納之後為右廂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詞思謙曰固不班列自有差等柰何怒息為事耶

張仁愿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弥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丞之為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

蘇珣垂拱初拜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名見詰問珣抗義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後為右廂政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雍州人常曰將告三司將有逆謀返為三思所搆中宗令斬之珣奏非特不可行利由是忤三思旨轉為右御史大夫尋出為岐州刺史

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禘等送之郊外易

之大怒後使人誣告貞慎與元忠謀反則天令懷素按鞠又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不受則天怒召懷素命親加請問懷素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可為責若以為謀及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陞反伏誅栾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至况元忠罪非彭越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至裏可矣若付臣摧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鮮貞慎等由是獲免

宋璟為御史中丞張昌宗恩幸之盛歷代無此長安四年秋有許州人楊元副上言昌宗去年九月遣方術人李孔大小相孔泰謂昌宗曰面有天子相權於定州造佛寺即天下歸心則天令鳳閣侍郎常承慶司刑卿崔慶與璟推鞠之承慶奏言昌宗

款稱所得李張泰占相之語已聞奏准法狀當首露孔奉輒出既妖請詞付法科罪璟與大理承封全禎奏曰昌宗既位列九卿爵窮五等榮貴之極理絕覬覦召問卜祝之流已是心懷悖乱况孔泰卜得繩乾卦云是天子卦如知狂妄之詞何因不即擒送近雖自奏終是包藏日久准法合處斬破家請收付制獄更窮理其罪則天久而不答璟又奏曰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若不禁身推勘臣悉天下歸心於昌宗伏乞陛下以義斷恩允臣此奏則天日卿且停推勘待更詳檢文狀璟退在拾遺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事緣社稷不為身謀願陛下可其所請

竟不許又載易之與弟昌宗縱盜橫傾朝附之昌私引相張工李泰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日請窮窮其君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日易之等事露自陳請在難怒宜謀又逆無請肯免請勸就御史臺惟勘以明

國國法易之等久蒙驛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虫死不恨則天下悅內史非壽恐忤言遽宣執令環山環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稱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如鞠問俄有時勅原之仍命易之等請環辭謝冕帷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公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

魏傳弓神龍中為監察御史時監門左大將軍薛簡內常侍輔信義尤稱縱暴傳弓將奏誅之請御史大夫竇從一既黨附官豎乃謂傳弓曰信義之徒深為安樂公主所眷威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請殺之傳弓曰今王網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弄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從一無以吞但固止之傳弓文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賊四十餘萬請寘十極法帝召傳弓傳弓進曰刑賞者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帝乃削惠範銀青光祿大夫寺主放歸

于家

惠範者長安胡僧也掌奸游權門與易之兄弟相善後張易之等伏誅又妄稱預謀逆賜爵上庸郡公加銀青光祿

大夫俸祿同於職事又嘗表稱先聖功德留付貧道因請於東鄧創造善佛寺反帝幸長安又勸請於長樂坡造大豫比所糜費巨意萬計府為之虛竭海內免之職又制授權校至善中天及上都西明三寺主帝又御行親送之惠範既檢震外內當時莫敢言者一朝送為傳弓所奏朝野莫不稱慶

袁從之為左御史臺侍御史景龍中長寧及安樂安定等公主多縱奴僕劫掠百姓子女以為奴婢從之悉收主家奴僕繫獄將窮竟其罪主遂訴之於帝手制令於免從之又執奏曰陛下今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臣之放則免罪於秘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遠害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照察帝覺不納

薛謙光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

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禁謙光據實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可矣遂與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及為太平公主所搆出為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紫金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

崔日用為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玄後宮潛謀左道日用知之遽奏於中宗時普思承恩中宗不知者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覺伏其罪

王志愔神龍中為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

常虛心為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忠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楊瑒為侍御史開元初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為日知所搆瑒廷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謀御史臺固可廢也玄宗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黜縣丞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臺中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認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側目玄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所委

崔璋為監察御史裏行會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璋知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守左庶子竇希瓘入晚遂為所擠出為岐陽令

常陟為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廷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

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瑄事雖被貶出不失諫臣大
体上由此踈陟

張鎰為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華原令盧擬以公事呵責邑人
內侍齊令銑銑之構巫外發鎰按驗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
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擬必免死某必坐貶若以利
別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大夫人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
道吾所安也執奏正擬罪故擬得配流鎰貶撫州司戶嚴郢為
監察御史道士中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人術得幸於肅宗曰使
往湖南宣慰受姦贓鉅萬又以訛言惑衆潭州刺史龐承昂按
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召泰芝赴京師下承昂於江陵獄詔郢
窮理之郢具以泰芝姦狀聞帝又令中使與觀察使呂諲同驗

理諲亦執奏之姦狀帝皆不納侍御史中丞敬羽希旨州會泰
芝郢堅爭其事帝大怒叱郢令去郢進而言曰龐承昂所奏申
泰芝贓得贓狀按為妖言皆泰芝書跡而泰芝所論承昂捕魚
於生池國忌日殺羊事皆微細又無證驗陛下柰何欲罪承昂
而宥泰芝臣雖殺身不敢順旨收繫奏芝引支證廷辨曲直帝
曰卿且罷去郢復上疏理承昂且言泰芝妖逆罪在不捨臣縱
殺身尚當尸諫况令未死豈敢求生詞甚切直帝大怒竟狀煞
承昂沉郢於建州頃之泰芝妖妄不道伏誅乃追還承昂本官
召請郢復為監察御史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
州刺史

李勉為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皆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時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衍為殿中侍御史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齋願於寺外之尚敗軍坊廷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咨口談時政公卿惕息衍與戶部郎中相理造以正言折之衍詞直而強突頓忤朝恩遂罷食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尋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酬任遇之恩華原尉侯英陳恁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臺參栖筠面詰其勞考愆懇慎不敢隱諱乃以詐冒成優問其故即吏部侍郎徐浩私戚京兆尹杜齊吏部侍郎薛邕因緣請託共成

罔冒三人皆宰臣相厚遂劾奏之帝依違未決栖筠陳請之際屬月蝕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脩德月蝕脩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警戒於明堂聖由是惑寤坐愆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中朝選用帝皆密訪於栖筠栖筠盡心知無不為四五年間載充位而已

王朝為御史大夫貞亮鯁直名於當代

寶叅德宗初為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言天下事又與執政議多異常深器之或叅決大獄宰相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貞元三年十月擒獲謀逆賊李廣孔等六人令中官王希遷鞠之於內侍詔獄皆欵伏叅請令三司覆驗詔從之

宰相李泌亦有所請與叅同

穆贊為御史中丞以強直不附權倖卒不為裴延齡讚毀罷官
無幾又貶饒州別駕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順宗勅即位王叔文專政以其當數人為
杖殺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特京兆尹揚憑驕倨矜大班列惡之夷簡
疏憑前後四犯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夷簡金紫當時翕然
謂紀綱復振

裴度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詞切忤旨出為河南切曾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孔病自河中入朝以孔守司徒中書令
詔百寮問疾孔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
以公官重令百寮者問其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

令子弟傳言耶孔懼扶杖而出人皆聳然

崔從為御史侍如雜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
關臺閣或付伏內者必抗章疏請列請歸有司

孔戢為殿中侍御史分司特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判官徐致以
狡恩助成從史之姦逆從史既擒孟元陽按節主軍復欲置致
為從事戢遂牒澤潞牧致以候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沅致於
播州

獨孤即為御史中丞故事憲府選御史多因其長有請然後除
授崔冕鄭居中同時除監察皆出於丞相即即拒而不納冕改
授太常博士居中分司秉郡

丁居晦為御史中丞類銳志當官不畏強禦然而措置或乖中

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不叶故復舊職

居晦前為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景諱為御史大夫慷慨有大志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帝舊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議上言朝典有素無容過越優詔報之乃罷兩日朝

王華為御史乾符末右散騎常侍李損有子凝吉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郡為判官及廣明中徐之偏將恃溥逐支詳擅稱留後中祀中朝廷加節制溥奏本州幕下賓客一切舊貫至是欲以腹心代之咸誣其冥毒然而後彘仍表凝告父損密通其情吃下御史臺鞠理時軍容使田令孜與溥賄賂交結乃遣御史中丞廬渥鍛而成之華執理雪焉令孜怒乃遣人傳

宣取歸本軍華拒而不遣乃白宰臣肖遘云李損與凝言雖是父子相去數千里誣以知情實曰非靠乃非時請開延英面奏帝遂然之以時溥肖勳令孜抗奏遂有詔罷

時雅遘王華屋棄紀之後朱朝未廷

大綱深為慶當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十五

憲官部

振舉

夫奮庸亮采所以幹於事功宿業脩方所以舉平官政矧乃中
司之局紀綱是賴平反措枉用法於庶獄繩違糾繆以肅乎外
庭政治之攸先法度之所出茲斯職者實重其選自非秉方正
之節挺中立之志居位自稱臨事生風謹除教而有嚴專抨彈
而無避亦何充厥以任哉元魏之後乃有振攸司之務論庶官
之失脩舉廢墜釐整班制敬率其違慢縫彌其愆闕使衆目咸
振彛倫式叙斯固得持憲之軀焉

後魏孝莊時元子思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

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庶為送御史至于思奏曰按御史
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
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避路特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中許
人奉以固旋未曾暫廢府事臺省並從此今准肅宗之世為臨
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薄故中尉臣
鄺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
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後無准
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
日復一日遂厥炎京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
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猷伯後注云案舊
事御史中尉逢臺即於復道中尉下車執板即中車上舉手禮

之以此而言明非敵躰臣既見此深為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
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
獲尚書郎中正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
壞典謀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云詔徵秉為御史中紡
糾而彈之以復其曲伏望貶考奪祿以愧其心罪仍依法其刑
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考妄斷即案驗奏而劾之獲枉伏請
即付法斷罪亦准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
匪申寃使不速興集致令擁滯有理不為申者亦望准前彈奏
貶考奪祿然臣昔處法司猥蒙擢用臣愚無以上答聖造願以
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擊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
臣所奏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不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

天下幸甚制之

玄宗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及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談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寮側目帝嘗謂曰卿為大夫深副朕所委是實

德宗貞元二年七月司門員外王休為左贊善大夫以判刑部斷獄失理為右丞元琇所奏故就冗袂時政尚因循宰相檢轄琇獨舉其職議者多之

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勅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此來皆却令刑部大理法直檢勘必恐有相扶會縱有錯失無由辯明伏請置法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情准刑部大理處分勅依奏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請司公事有准問未畢輒過鼓進狀者請却付本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便任詣臺司案覈若實抑屈所由官祿奏推典量罪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

姚庭筠為御史丞中奏稱律令格式縣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此見諸司察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云汝為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偏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

拱之化比者或脩一水牕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展取斷宸
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
無文者在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合令准法處分其有
故生凝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從之

憲宗永真元年十月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奏真元二年御史中
丞竇衆所奏凡請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
防禦等使余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于願以度支郎中兼御
史中丞鄧冰以揚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古今在同類之
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參官兼御史
大夫中丞者准檢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元和元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
品已上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請司正三品已上及從三品職
事官東都留守轉運鹽鐵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畧等
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諸衛將軍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閣門
謝其餘官許於宣政南班拜訖便退詔曰如此例中有加使及
職掌並准此又奏吏部尚書侍郎官并禮部侍每選舉兵部限
內自十月至二月不奉朝參若稱事繁即中書門下御史臺度
支京兆府公事至重朝請如當况旬節已賜歸休又詐分日一
月之內纔奉十月朝參甚寒又羨務於臣詢求故實以為玉顏
任中丞日掌論其事舉奏甚詳伏請准貞元十二年四月二十
七日勅仍永為常式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乾元元年三月十

四日勅如有朝堂相弔慰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語笑諠譁入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慢立班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闕門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食儀語闌入朝不從正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寺每犯奪一月俸班列不肅所由指為備或飾非仍拒抗者歸奏貶官令商量舊錄每罰各減一半所貴有犯必舉如所由指搗報告紙拒飾非即准舊其名聞奏必異衆知稟敬朝列肅清從之

四十五年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察尚書省一人察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工部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職掌無以觀其

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諸使諸州有兩移外雜率其違格勅不法事請諸道鹽鐵轉運度支巡按訪察狀報臺司以憑聞奏從之

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列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二月轉准具員加十二月今後減至十月從之播為中丞振舉朝章百職脩舉

十二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名在前身在外到却在舊人上後先有紊勞逸不均今請以上曰為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制可其勅名在前上日在

後之人但不逾一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為定十五年二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去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為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為懲創恐乖舊例殊未合宜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踰越若行立班次既依勅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為定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為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文昌自宰相出鎮庸蜀奏諫官御史南宮郎三人為寮左以其職帶台鉉上故可之不踰言又表侍御史王由伯監察蘇景喬留中不下中執法舉舊章議者以為當

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差朝廷公卿除准式假外有臨時請假者請司臨祭出齊罰俸又拜陵官辭訖便須發不得止宿於家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疎闕已准勅科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道

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請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
稍涉非理者並准前條聞奏禁城內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
免有關遺勅旨依奏

四年侍御史知彈奏溫造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沮而
不行

敬宗寶曆元年七月監察御史劉寬夫上言近日攝祭多差王
府官寮位望既輕有乖敬嚴伏請以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
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請取丞郎攝從之

九月御史臺奏近日新置刺史赴官多違條限請准舊制不逾
十日常叅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此來淹延亦動經累月自今
已後常叅官分司請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官司請

待臺牒到發限外如妄稱事故不發常叅官奏聽進止六品已
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科從之

文宗太和元年十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注勅科決者臣
當司准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囚稱寃即收禁聞奏便令監
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憚務求省便難究寃亂
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宜臺司本定四推以每疑
獄六察職事已重不合分外領推狀請自今以後有囚稱寃者
監察行史聞奏勅下後便配四推所莫獄無寃滯事得論理從
之

四年二月御史臺奏內外六品以下官有不之任請色事故日
留等伏以任官員數素定奉公無分有當壹處閤人庶務失本

法不舉弊恐滋深今國許所湏江淮是賴江淮州縣官俸科稍厚處勾留倍多除准勅正額勅留人外有事故誑任者每年湏部送兩稅左或庫行綱不知處差常務例置以官廩費因緣所害甚廣况勅勞責累移在他人俸祿資考則為己有將欲永於致理先是察其曠官狀請起今除元消勅額勾留之司及等相節度使幼小子弟恩例一官不之任外縱有要籍並湏具事中間奏挾名勅下即任離本任仍當時牒報御史臺有違請元所居官并殿三選其州府長史奏聽進止可之

三月壬寅御史臺奏三院御史盡入到朝堂從前無止泊處今請置祇候屋宇門下直省院西京北府尹院東有官地請准長慶元年八月於中書南給官地起造請度支給錢一千貫文臺

司自向當便從便起造可之

十月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事臣奉宣進止自今已後欲對並令前一日進狀來者伏以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時如進狀請對武令司各有要事便得奏聞今追應對官前一日進狀以尋常公事不假面論只且於表章足達更候後坐動踰數辰處置之間便有不及以茲限約恐失事機竊以請對官狀入之時合在平且苟或居後則乖敬恭致令臨事比特有失次伏乞重賜宣示俾其曉知限以狀入者並在卯前如在卯復聽不收覽自然各遵奉理將中可之

是月御史臺奏伏准六典故事外官授命皆便道之官蓋祿任闕其人則朝廷切於總理近日皆頭陳松更不顧國經越理勞

人迂行縣道或路非傳置劇設供承况每道館驛有數使料有
條則例苟踰支計失素俊徧州下吏何以資陪又准假寧令守
官五考一給拜掃假今皆稱幸從便路願謁粉榆則是展慕足
以因行赴官得皆枉道臣今月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
聖旨今將狀來伏乞起今公私行李勤依紀律敢有違越請委
所司論劾勅旨依奏

是月御史臺奏請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
臺各令遵守特限并臣當司行牒勤事多緣准勘刑獄或勅推
是遠方人事有寃抑凡於開繁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慮滯屈
此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類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
官其間或有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

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
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
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清故違
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輒有停滯其
所由官典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轉行文牒追處諸尋
亦須具事由先報勅旨依奏

五年三月御史臺奏應捷耳進狀人准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
四日勅比來有小小訴競即自刑害自今已後犯者先決四十
然後勘當文准建中元年三月十一日勅節文自今已後除事
有不合所司論者即任奏聞其餘不得妄有進狀如有違犯及
自刑害者即令所司送官准法處分仍委臺府具前後格勅分

折告示者伏以近日截耳論訴其徒寔繁且將自刑以莫上達本必皆負其屈州府不與申論臣謹詳前後勅制如前伏請自今已後如有此色者並准元勅付司先決四十推勘宜令待推勘無理即本犯之外准元勅處分

是月丙寅御史臺奏伏見在京諸司兼諸道方鎮每奏請實僚及州縣官等改名多言與近使從伯叔名同勅旨皆允在於與法宜為重歎若於宗族之中服屬又近創名之日合慮有妨而曾不是思但將自便紊朝廷之典章滋選部之姦濫苟無懲革實謂律門或以孤更名禮經不可繫於名教合守格言伏請嚴示勅文俾其止絕諸司使自今已後不得輒奏聞如有事故必須為改即請具所奏同名入下付有司以出身以來官銜切如磨勘事實願者方可聽從之

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人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尹已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為闕禮尤甚伏請自今已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並請勤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莫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並諸色所由有罪犯須料次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繩文緣伏稍細以細枝而止大罪必恐免狡不懲自今以後如有請故難容不足以上塵如及尚書元美殷州刺史慕容敵又彈大師咸陽王垣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

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
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
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特獲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又文襄掌謂暹曰我尚畏美何況餘人由
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隋柳或為治書侍御史嘗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

陸知命為治書侍御史儼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後不奏劾齊王
暕百僚震慄

皇甫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
無不肅憚焉

唐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
人呼為早鵬言其膽人吏如鵬鷲之視脊也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月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
名重於時

竇參為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彈奏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
李鋒為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魏謩為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摠憲綱中外不絕而
自肅

監本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五

